

在国外,就是孤独,就是隐居。清早起来将地板清理一遍,打扫卫生。做菜,养花养鱼,花园里有苹果树、樱桃树、桃树、梨树。我写完一个小说,花园里的植物都开花了,鱼池里小鱼长大了。附近公园的红狐偶尔会来拜访,它天性不肯被圈养,被我写进了书里。书房是个白色阁楼,夜里一打开大斜窗,全是亮丽的星星,而中国正是阳光灿烂之时。距离让想象力更丰富,这种跨越时空,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行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离家到现在,一直都在路上,直到走到西方,前后花了二

在国外(外一篇)

虹影



从未放弃写作。

长大

当父母不在时,孩子就长大了。很小时我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人,当母亲在2006年时离世,我发现自己其实是孩子。我有了女儿后,感觉这世界,处处充满惊奇,处处让我莫名担忧。有一天,她长大了,我希望我仍在,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我相信心心相印,多维空间的交流。我指着她的心,说我的爱永远在里面,不会离开。

黄大使叫黄浩,1905年他曾履新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那时,意大利第二大城市著名世界时尚之都、历史文化名城米兰,尚被翻译成米郎或秘拉诺。也是在那一年,意大利政府决定于1906年4月28日至11月16日,在米兰举办国际博览会,并由博览会筹委会向世界各国发出邀请函,清政府也在受邀之列。清政府接到邀请函后,直接授权外务部负责操办,不仅在米兰会场设总事务所,经办所有中国参展事务,还在当时国家财政支绌的情况下,拨款一万两白银用于此次参展。黄大使专程从罗马赶到米兰,亲自把关,督办中国商家赴会参展所需地段、检验参展物品等相关事宜。这次博览会,中国计有江浙两省及上海、广东等地商家携瓷器、玉器、绸缎、绣品等中国传统工艺产品亮相参展。如今,米兰国际博览会已过去一个世纪,虽说斗换星移,江山易代,但回眸一个多世纪前的那届国际博览会,尤其是黄大使,还是会让人对之生出许多联想。如黄大使在那年6月《为各国赛品情形等事致外务部函》中提到,“惟各国所赛大小枪炮、子弹子以及一切机器,精益求精,令人叹赏”。即使撇开这些涉及到机器工业的特殊产品不论,即以前我国人多引以为傲的蚕丝产品来说,意大利的蚕丝业也毫

黄大使的感慨和告诫

陆其国

不逊色,并由此引发黄大使一番感慨:“至于(意大利)蚕丝一事,甚为讲究,凡饲蚕之法,染丝之方以及纺织之具,一一陈列,工(人)等即在此工作,亦不旷时,所有织成绸缎五光十色,入乎其中,目为之眩。”工人现场操作,当场演示,既有说服力,也博人眼球。这还不算,更让黄大使感慨的,是这一年稍晚些时他在《为本国工艺尤宜改良派员专查事致外务部函》中提到,“抑(黄)浩有不能已于言者,中国(参)赛物究不及人,渔业一项虽经组织,旧制未能尽除。惟丝、茶、瓷器为中国出色之品,然仍故步未见改良。……以(黄)浩在会场所见各国所赛海军机器、火车、农务,件件精良,中国殊不能及”。一方参赛物是既未能尽除“旧制”,又故步自封“未见改良”;另一方参赛物却是“件件精良”,黄大使怎能不纠结。尤令人感慨的是,在此前的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上,曾有洋人故意将中国陋俗三寸金莲“陈列高处,令人观看”,且“凡中国美国所赛大小枪炮、子弹子以及一切机器,精益求精,令人叹赏”。即使撇开这些涉及到机器工业的特殊产品不论,即以前我国人多引以为傲的蚕丝产品来说,意大利的蚕丝业也毫

博览会金奖。获奖当然是好事,不过黄大使告诫国人,对此不必过于当真:“现在所得奖牌,各国评议人员多因邦交起见,经(黄)浩所派各员与之辩论,无甚异词;要之体面,不可不争。而实在情形,尤宜争自濯磨,力求进步,若徒邀此虚奖,殊于商务未见裨益。”可见获奖后面,不乏含有自己争取、与人

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作家小荷,是在医院诊室。那时,她临近分娩,症状危急,整个人是触目惊心瘦弱和苍白。她望着我,泪眼迷蒙,希望我用医生的力量拯救她和腹中的胎儿。我做到了,她平安了。十天后,她带着可爱的宝宝特意来向我致谢并道别。我想这么年轻的女孩怎么会是作家?她的小说会有怎样的震撼力?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不禁望向她离去的背影,记住了她清丽的脸庞和聪慧却略带忧郁的眼睛。后来,总有一些意外的相遇,多年以后,她再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有了新的身份表达——“作家医生”。用小荷自己的话来解释:“你们是医生,救护人类的身体;我也是医生,诊治人类的灵魂。”为了创作有深度的作品,她和多位优秀的医生成为要好的朋友,专注于写和医生有关的作品。她勤奋而执着,充满梦想且能坚持不弃,笔耕不辍,接连出版了多部作品,成为高产作家……岁月如歌,她用笔记录人生,记录平凡凡人群的灵魂、生命与信仰……她说医生解剖人的身体,作家解剖人的灵魂。她像天使,用华美的动人的语言描摹着人生,并且赋予生命在健康之外真善美的境界。

谁也不会想到,我曾经的梦想,是成为像鲁迅那样伟大的作家,而当我在几十年的医生生涯里一次次地握起手术刀,我才发现,我如此接近了小荷梦想中的模样。

下午,我带着两只狗宝贝丫丫和嘟嘟下楼解决它们的三急问题。丫丫摇着尾巴走在前面,我拉着嘟嘟走在后面。走过石子甬道,看见邻居丁阿姨正拿着大扫帚打扫楼门前的落叶。人秋了,北京接连下了几场小雨,天气凉下来了。雨后风后,地上总是落下一层落叶,踩在上面“吱吱吱吱”作响。丁阿姨住在一楼,每一次雨后满地落叶,她就会打

扫落叶。丫丫认识这个奶奶,欢快地跑了过去。丁阿姨抬头看见了我,向我招手,让我过去。我走过去问她,您又扫地啦?丁阿姨停止了打扫,过来跟我说,吴霜,你要不要海棠啊?

邻居们

吴霜

对了,最近小区花园里面的多棵海棠树结果子了,看起来个头都挺大,长得很好,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吃。丁阿姨说,唔,好吃呢,打理花园的工人老陈摘了不少分给我们,那边的王奶奶煮好了放了冰糖,吃起来挺不错,给你也来点儿吧?这儿的海棠都是没有洒过农药的,都是有机的呢。当我领着两只狗宝贝回家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装了半袋子海棠的塑料袋。现代生活中,其实和邻居之间的互动并不经常。自从搬上楼房,早已失去了过去我们都熟悉的那种“远亲不如近邻”的亲切氛围。楼道里总是静悄悄的,邻居相见至多是点个头招呼一下而已,都是熟

我想,小荷之所以深深打动我,不仅因为她热爱医学,也因为她在物欲世界中对于文学精神的坚持;还因为我们都能够在彼此的领域和共同的交叉点找到不一样的感觉,找到属于我们的更深刻的思考与追求。在长篇小说《重生2019》里,我看到了小荷的蜕变和成长。她对于人性的描述更加凛冽深邃而直击人心。在这部最新的小说《伦敦爱丽丝酒店的最后一夜》中,她以诗一般的语言表现了英国的古典风貌和一个发生在如此浪漫氛围下的凄美故事。这一次对于人性的探索依然毫不留情,唯美的音乐般的笔触下流淌的依然是呼唤美好和真爱的声音。仿佛掠过现实的尘埃,一座梦幻中的城堡徐徐而来,而所有的梦想都会在雨夜绽放出最美的花朵。某个深秋的午后,我在一家奢华的酒店里走过,突然听到一阵婉转悠扬的小提琴声。我看见一个女孩的背影,长发如瀑,苗条而修长。而当夕阳的侧影打在她的脸庞,我发现原来她就是永远的小荷,娴熟地在用音乐演奏美妙的乐章。琴声中,她的小说文字仿佛宣泄而下,却最终如同晶莹而温暖的泪,凝结在我的眼帘,我的岁月之中。

永远的小荷

狄文

本文于《伦敦爱丽丝酒店的最后一夜》代序,作者小荷(何影泓),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看到一个女孩的背影,长发如瀑,苗条而修长。而当夕阳的侧影打在她的脸庞,我发现原来她就是永远的小荷,娴熟地在用音乐演奏美妙的乐章。琴声中,她的小说文字仿佛宣泄而下,却最终如同晶莹而温暖的泪,凝结在我的眼帘,我的岁月之中。

本文于《伦敦爱丽丝酒店的最后一夜》代序,作者小荷(何影泓),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小顾名叫顾建新,我们同在“路胜”俱乐部打球。一到秋天,他必有几天“失踪”,那就是他去野外玩蟋蟀了。朋友们都说,顾建新是为玩蟋蟀而生的。他人瘦体轻,行动敏捷;眼尖不算数,那双招风耳朵也特灵。小顾承认,玩蟋蟀的人,有一副“顺风耳朵”太重要了,浓浓的夜色,倾听蟋蟀叫声、寻找蟋蟀洞穴,都要靠它。

在常人耳里,蟋蟀叫声不过是普通虫鸣而已,可在顾建新听来,那不是虫鸣,而是生命的音乐。雄者鸣声激昂高亢,是求偶的独唱;雌者鸣声轻柔绵长,是交欢的吟唱。顾建新最喜欢的场景,是深夜大地上的,蟋蟀世界的大合唱。那时,夜幕低垂,群星奇亮;月有清辉,露有微光;漫山遍野的蟋蟀以垒为伍,以亩为旅,放声高歌,合成一曲激动人心的天地之歌。这秋虫的齐唱,无止无歇、无际无涯;璀璨天幕为之增色,清澄秋夜为之生辉。都说蟋蟀只是区区小

虫,其身微如一叶,其重量轻如一豆,却未知亿万蟋蟀齐声发声,浩浩乎如长风盖过江河,沉沉乎如夏雷滚过原野。小顾说,不去现场确实难以相信,蟋蟀大合唱的气势会那么雄壮、那么宏大,这声音有震耳欲聋的力量,人们面对面讲话也听不清楚。

这世界说复杂,其实也简单,只分白昼与黑夜。俱乐部里朋友都知道,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小顾这样,这么熟悉黑夜、又这么热爱黑夜。上海的乡郊之夜,远离高楼与灯光,远离人群与喧嚣,洋溢着的是另一种生机和魔力。这生机与魔力是小动物们捎来的,对小顾来说,就是“秋虫”蟋蟀捎来的。

在寻找秋虫的长路上,小顾有着许多奇遇。这使他对夜幕下的乡土有了更多认识。最难忘的一夜,他翻开草丛,竟

看到一只蟋蟀与一条毒蛇同居在一起!那一刻,盘绕的毒蛇开始蠕动,而那只蟋蟀,却依然昂首蹲踞,显出尊贵的冷静。尽管种群不同,两者在小顾的手电下,却闪着同样奇异的鳞光。这是突然一幕,也是惊悚一刻,小顾甚至看到毒蛇迅速吞吐的信子,还有那蟋蟀因警惕而抖动的触须……

……

……

……

……

……

……

……

……

……

……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姥姥家厨房 (水彩画) 张宁

有一次,牵着这两东西过马路。那马路是挺宽的一条主路,平日两狗很少过马路的,所以上路就有紧张感。丫丫脖子上的狗绳圈比较松,它一上马路就有点不适应,平时很听话的,这时候左顾右盼地不知所措,一下往前跑,一下又往两边蹿,我大声喊着它,它听见了很想按我的要求做,但是显然有些力不从心,秃噜一下绳圈就脱落了,这下把我吓着了,大马路上下来了。两只狗真的被美丽接到家里呆了两天,它俩跟人家也不客气。据说进去就在人家卧室里睡下了。把我家里的两只猫给逼到厨房的冰箱顶上去了。其实我知道它俩是想跟那两只猫“套套套”的,但是人家猫不买账,心里说这是哪儿来的两活土匪跑这儿占地盘来了?惹不起躲得起,一下子就跳到冰箱顶上下来了。

后来美丽犯了头疼病,不能再招待这两活宝了,我就找另一个楼的邻居杨姐帮忙。杨姐是退了休的女工,平日特别喜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爽心园

十日谈

魔都来了“飞禽走兽”

魔都来了“飞禽走兽”

魔都来了“飞禽走兽”

明起请看一组《丰收时节话采摘》,责任编辑:龚建星。

明起请看一组《丰收时节话采摘》,责任编辑:龚建星。

明起请看一组《丰收时节话采摘》,责任编辑:龚建星。

这下周知我楼区里的邻居们有多可爱了吧?

这下周知我楼区里的邻居们有多可爱了吧?

这下周知我楼区里的邻居们有多可爱了吧?

责编:杨晓晖

责编:杨晓晖

责编:杨晓晖